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唐

文宗皇帝

〔丁未〕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

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于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

慰勞之

以高瑀

冀州人

爲忠武

貞元十年以陳許節度爲忠武軍

節度使

自大歷以來節度使多出禁

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

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是忠武帥王沛

許昌人

卒裴度韋處厚始奏用高

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

計遂得宰相

八月竟海節度使李同捷叛詔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初橫海節度使

李全略

本名王日簡賜姓名

卒其子同捷擅領留後朝廷經歲不問

全略卒于寶歷二年三月敬宗持詔不下及

上卽位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鎮竟

海

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樞屬同捷使拒命乃悉加檢校官

已而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詔削官爵命

烏重胤王智興等各帥本軍討之

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略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略爲婚獨以資財助

同捷裴度不之知以憲誠爲無二心會憲誠遣吏至中書請事草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時烏重胤屢破同捷兵

王智興亦奏拔棣州會重胤卒以李寶代之寶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詔改寶夏綏以李祐爲橫海節度使

〔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

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

字去華昌平人

對策極言其禍

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纂獄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喪近五六人

總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

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棄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愛其

所宜憂既不能治于前當治于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處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

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

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揚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

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

以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

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仗節死義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難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下一命之寵哉

考

官散騎常侍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等見贊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字公濟

源李郃字子元，道州延唐人。杜牧字牧之，佑之孫。崔慎由字敬止，融之孫。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

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贊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贊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贊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滅況臣所對不及贊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贊直不報贊由是不得仕于朝終于使府節度幕府御史

秋九月詔削王庭湊官爵命諸軍討之庭湊陰以兵助李同捷乃下詔罪

狀庭湊削官爵命諸軍四面討之時同捷軍勢日蹙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奔鎮州、開晉牽舊書作元晉其皆姓也未知孰是、志紹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以路隋同平章事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鎖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鏘皆姦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己酉〕三年春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

守滄州宣慰使柏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之耆斬同捷傳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耆取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貶耆爲循州司戶初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卒賜耆自盡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

靈武人

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

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

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

字得仁後更名孝章

奉表

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八月遂以進滔爲節度使

以殷侑

陳州人

爲齊德滄景節度使

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

滄州乘喪亂之餘骸骨蔽地

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遂赦之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宗閔有宦

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偪己出之滑州

冬十一月南詔寇成都入其郛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

減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

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嵯巔遂謀入寇初南詔勸龍巖戾淫虐不道弄棟節度使嵯巔殺之立其弟勸利勸利死立

其弟豐祐豐祐趨敢善用其下會杜元穎爲治無狀嵯巔遂謀入寇以蜀卒爲鄉導襲陷

嵩戎邛州戎州唐置今四川宜賓縣是餘注俱見前詔發近鎮兵救之嵯巔自引兵徑抵成都陷其

外郭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巔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

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宗閔引僧孺爲相相與排擯

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三月以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平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

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

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走

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

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

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冤及叔元激怒亂軍之罪上始悟以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鞫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

唐置今廣東德慶縣是

以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

陞北沙陀

沙陀保神武川在陞嶺之北

素驍勇爲九性六州胡

所畏伏公綽至鎮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

禦北邊

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宴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夏六月以裴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

五日一入中書

秋七月以宋申錫

字慶臣史不詳何所人

同平章事

上患宦官彊盛元和寶歷逆黨猶

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

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宰相

九月以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判官由是

漸獲進用至是宗閔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

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

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

關在今四川漢源縣南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

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詔來平亦歸蜀人凶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

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聲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

安祖

〔辛亥〕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爲留

後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

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

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

功拜太保以志誠爲留後

三月貶漳王湊帝之弟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上與申錫謀誅宦官

申錫引王璠字魯玉元和初進士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

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

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于禁中鞠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元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給事中李固言

字仲極趙人諫議大夫王質字華卿通五世孫補闕盧鈞字子和藍田人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

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慎重況

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

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

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于貶所開成初昭復官爵

秋八月以崔鄴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多盜剽行舟鄴訓卒治兵作蒙衝船戰

也追討悉誅之初鄴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

罰或問其故鄴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慄狡

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注見前來降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

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維州城本姜維故壘在高碕山上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

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

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失信養馬

蔚茹川

亦曰葫蘆河、出今甘肅固原縣西南、北流至寧夏縣、入黃河、元和志、蔚茹水在蕭關縣西、一名葫蘆河、

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

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壬子〕六年冬十月立魯王永

帝長子

爲太子

十二月牛僧孺罷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左右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乃出爲淮南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以李德裕爲兵部尙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爲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

曰更思其次。惊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惊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癸丑〕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

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

字慕巢

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

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又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夏六月，以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以鄭覃

字珣

爲御史大夫。

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屢言事，奏罷其侍講。上

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皆可，尙然論議。」

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

出不由宰相進擬從中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

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未幾宗閔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士試詩賦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

楊綰議罷詩賦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

以為幽閉骨肉虧損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

魚肉者由聚于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疏者出閣又除諸州上

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

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于是下詔并停詩賦然

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既而德裕罷相進士復試詩賦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

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

作書名罪言大略以為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委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略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

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所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

賞在後，飄暴交梓，豈暇異圖，自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于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尾大中乾，而天下焮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于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植，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猶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一也。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部，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澀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義者，皆曰偏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衛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賜，安而不擣，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捭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敬管于家，刑罰于國，征伐于天下，此所以為快也。愚曰：生人油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為首尾序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為二道，搢紳之士，不敢言兵，豈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于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于將耳。彼為相者，安得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哉。乃能身謂逃至京師也，刺邦謂貶為刺史也。

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上深惡之侍御史

李款

字言源長慶初進士

閣內奏彈注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于右

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

素從之注至螻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

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為相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

言注于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後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舉

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于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晒之

〔甲寅〕八年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

誅

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僭物詔流嶺南道殺之

已而以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

士初李仲言流象州

仲言以武昭事獲罪具見前

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

逢吉由山南節度留守東

都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

澄守澄薦于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尙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

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爲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曷所爲計陛下

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仲言之惡著于心

本

猶言心根

安能悛改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

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

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

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

給事中鄭

肅韓飲封還敕書德裕出中書王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駁豈當稟宰相意耶鄭肅字又敬榮陽人韓飲字相之長安人閣老

唐兩省官
相呼之稱

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及是

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于興元以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仲言諱
改名訓

十一月王庭湊死子元達自知成德留後元達改父所為事朝廷甚謹而已

以元達為
節度使

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先是德裕見上請留京師上以為兵部尚書及

是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

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以王璠為尚書左丞鄭注深德璠

璠宋申錫之
諫事見前

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乙卯〕九年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司路隋罷初德裕為浙西觀察

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

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

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裕德為

賓客分司而以隋代為鎮海節度使不得面辭而去德裕尋復貶袁州長

史

制以上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
至又在蜀徵連懸錢百姓愁困貶之

以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同平章事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閔

鄭注故上用之

五月以仇士良

涇州興寧人

爲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

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京城訛言鄭注

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于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爲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于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

虞卿亦貶慶州司馬慶州唐置今江西贛縣是

以李固

言爲相訓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

李德裕路隋李宗閔

威震天下于是

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時人皆言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于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遂貶封州司馬然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廢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封州唐置今廣東封川縣是

以鄭注爲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珣爲江州刺史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

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對

曰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至是以注爲工部尙書翰

林侍讀學士珣貶江州時注訓所惡皆目爲二李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

班列殆空

陳弘志伏誅時弘志爲興元監軍李訓爲上謀討元和之亂憲宗之崩當時皆言陳弘志弑

逆事見前召之至青泥驛在陝西略陽縣西北青泥嶺上封杖殺之

李固言罷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

興元而以注爲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

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于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訪禮部員外郎韋溫爲

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于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舒元興李訓同平章事元興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

得爲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

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于訓王涯輩承順

其風指惟恐不逮